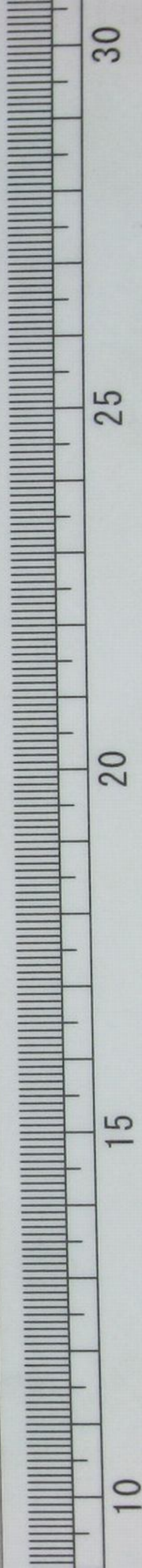


東京新詠

關根録一郎著

軋

津田文庫
文庫 1
1691
1



關根癡堂著

東京新聞

聊自娛窩藏梓



010190602988



東京新詠叙



己巳之歲大沿枕山作東京詞三十餘首。時際維新。百事驚耳目。而首之巧寫其狀。以故眾人爭誦。遍傳都鄙。近者闕根癡堂作東京新詠數十首。附以橫濱襍詩。蓋維新



後既經十餘年。文化日開。政俗歲
華。海外來徃亦益盛。曩時驚為新
奇者。今則已屬陳腐。所以有此編
也。癡堂詩。巧麗新穎。略不讓枕山。
而其事。詳明委曲。則過之。与世之
徒好新奇鹵莽弄筆者。迥異其撰。

我知此編之出也。不特傳誦都鄙。
采風之官。亦將有取乎。余亦曾有
志于此。而今老矣。前後新著。幸皆
成于交友之手。則猶吾作之也。安
得不喜而序之。十二年八月。撰於
梧竹軒新涼起處。

湖山居士小野長愿



東京新詠題辭

つた文庫

粉黛青山映碧津東京詠比玉臺新新詞
 白佇付行海遠事紅橋傳治春々夢又尋
 前度路風懷元屬善慈人人生只合浩然
 醉花外綺樓明月隣
 珠簾臨水彼株宅弱柳夾門誰氏莊南浦
 煙波画船蕩東華風出軟塵香多情君亦
 春傷別夢舉吾今志欲狂落此新編須大

飲名花不屑小頗鄉

游踪不敢倦紛々酒後猶思茗椀勳煙雨

樓臺尋古寺水天花月話新聞幽蘭寫上

美人扇鬆屐踏殘春夜雲回首繁華渾冬

夢真身還落白鷗群

森魯直春清拜草

平尾東三書



熙朝



1691-1

樂事

三洲長茨



東京新詠上

癡堂仙史 著

遷都以還。東京之文物。實為四方風化
 之淵源。互市之盛。橫港之富庶。亦是五
 埠繁華之翹楚。余也曾遊如昨。然陌紅
 塵。玄都千樹之感。轉深。風情未忘。明月
 珠簾。揚州一覺之夢。或同。乃剪紅燭。于
 尊前。舊雨之談。隨錄。展烏絲於枕上。新

大沼枕山曰。小序古
 艷。得唐賢之體清之
 大家。竹枝雜吟。諸連
 作之序。極短。不用儷
 語。讀此序。稱擬清人
 者。情於竹枝雜吟者。

也

枕曰西城以道灌之
故為望嶽之勝處然
實不若今之禁宮望
嶽之佳決非諛言也
開卷第一說之豈不
欣躍乎
小野湖山曰落想之
奇造語之妙可驚可

聞之奇可鈔誰謂變遷不常乃知開化
無極爰理舊稿鷄肋難拋重續新詠鴻
爪又留噫彼風俗之日新人事之月繁
真昭代之餘澤而昇平之嘉祥哉乃鄙
人記俗之編亦君子采風之意云

千秋白雪九重天春在玉皇香案前仰見
芙蓉雲五色東風吹上御鑪煙
連雲築石太豪華高映垂楊低映花南陌

善此語即是昇平嘉
祥

森春濤曰簪花燠于
張懷瓘吏別當有佳
字

湖曰自古創業中興
英主皆喜遠畧然如
今上勤儉之詔簡易
之舉恐無其匹也

枕曰招魂祠之盛曰
相撲曰烟火曰競馬
其繁華遠引遊人至
于豐碑之字不復說

壽似南岳壽不騫不崩萬斯家

殺氣全消鯨海波八方無事仰春和仙官

朝退多清暇不學簪花即爛柯

想見謳歌遍四陬太平

天子事懷柔翠華巡狩無虛歲不是求仙

望氣遊

無復招魂客斷腸春風社下好遊場群花

競秀豐碑字千歲教他俠骨香

之也噫
神波即山曰老儒陳
編近復用于世可謂
死灰復然

即曰真是女學生頂
門之一針

春曰有遺賢蓋有所
斥也非夫子自道

蟹字橫行鳥迹類。儒生氣焰比寒灰。六經不用焚坑慘。一切束他高閣來。短靴濶袴氣如雲。女校生徒才拔群。聞說大姑曹氏匹。可無訓誡一篇文。宜矣學優恩更優。翩翩雜著見深憂。入叅機政出橫議。諸老周旋太自由。諸公龍化去。登天誰復幽。潛守故淵。能激輿論。贊廟議不妨。聖代有遺賢。

鹽松塘曰事奇詩奇亦在神農奇術中而結成者耶
湖曰所謂津田繩者乎
枕曰柳灣詩云聽得隣園嫁樹聲此首之先聲
春曰結句眼前之事未經人道妙々
枕曰今世無復冠準之剛誰惹了謂之恨耶

勸勵人工擴化源。一花一草亦皇恩。士民縱覽無虛日。博物場真借樂園。嫁對媒禾教發生。神農奇術布春榮。誰言艸木無情物。也被紅繩子結成。案牘朝朝自四方。長官捺印事繁忙。腰間斗大令無用。約指金環是玉章。會食仙官美羽儀。徐傾玉碗舉銀匙。陪筵閑却了郎手。豈有匆皇羨染鬚。

春曰余亦作八字詞不及此七字簡而悉之
湖曰袁倉山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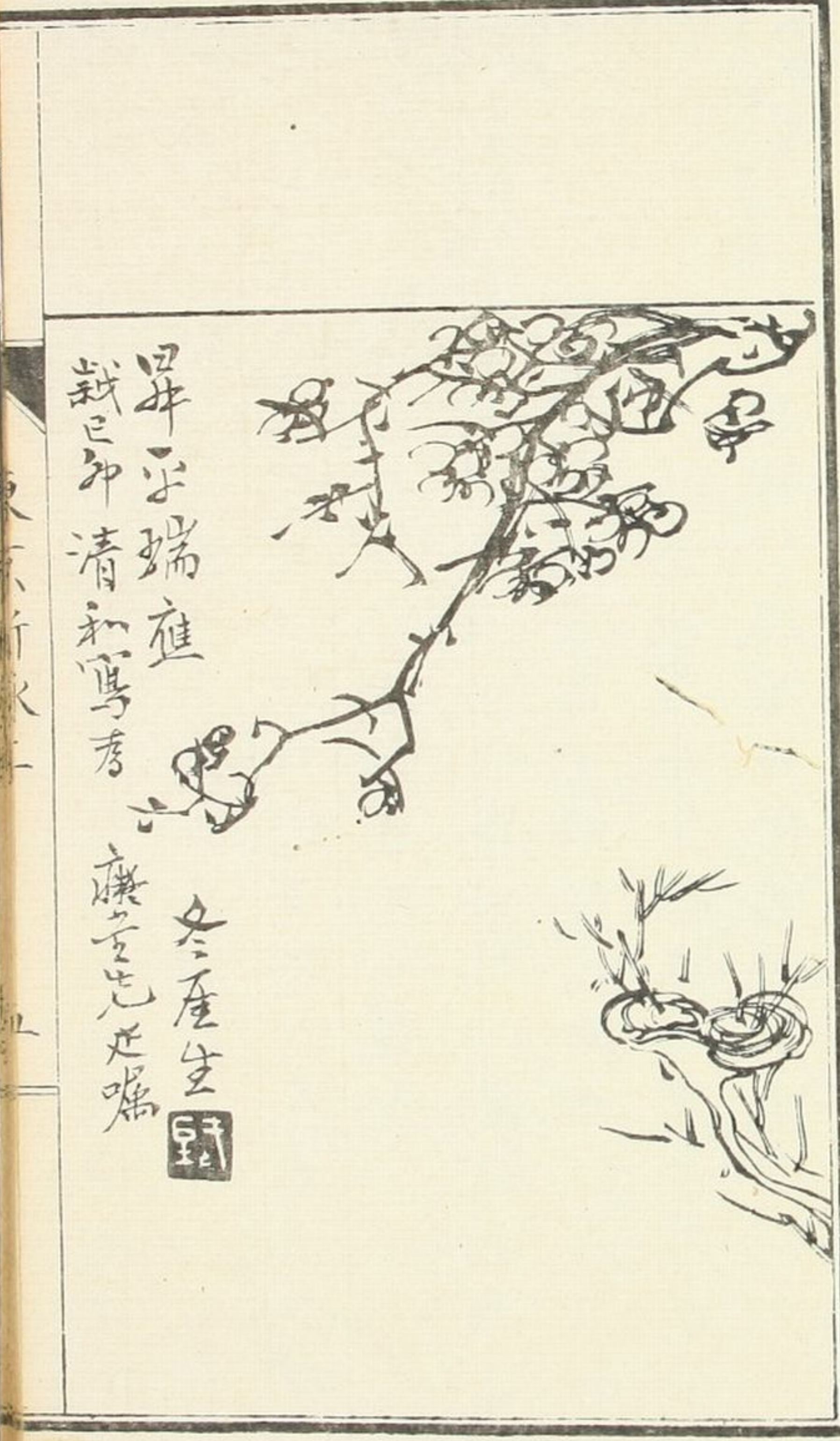
紳士風流不厭奢。同車有女美如花。洛陽多少諸年少。只羨金吾為麗華。
薰風七月賜休辰。彼美遊山儘可親。無病得閒閒是福。浴沂誰不沐恩人。
寫真影裏好容光。艷比英皇豪佛王。一樣學蛾青八字郎。鬚孰與妾眉長。
不眠孤負可憐宵。晨起曹騰困未消。生怯雲鬟無暇理。阿郎早退是今朝。

春曰枕翁亦有千金一東入懷中之句亦言輕便利世也
松曰起七字固如作者之言然鈔之利世古豈有是道哉但張乖崖之用鈔一時便於遐境之轉換耳
春曰後二句用對而能言難言筆力千鈞矣
即日新警
春曰亦用前格亦論時弊深中錢米家之

生財有道古猶今。泉布輕鈔利世深。也識斯民信為寶。公然片楮抵圓金。
兜子街頭鎧渡隈。銀行高閣鬱崔嵬。蜃樓海市寧姪美。真箇黃金撐斗來。
一賭千金拳作戈。羸顛劉起果如何。人情翻覆晴天雨。米價低昂陸地波。
民權民力日伸張。馳逐無非勢利場。赤手商人談米社。素餐財主說錢莊。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病

枕曰新報中補詩若歌亦是深意夫讀書者而不解詩歌母乃板漢乎

春曰如此說去似欠勸懲之意

蘇詩新詩

五

市利罔來謀有餘。居然龍斷據雄都。迂哉
 當日子輿氏。只說區區賤犬夫。
 航海著先功。可誇賜資特典是。恩波高旗
 揭出。菱花色。占得春風別樣多。
 雜報競新論說工。烏絲欄內戲場同。只言
 勸懲多深意。良史稗官一紙中。
 萬口喧傳速置郵。新聞每日事悠悠。也知
 毀譽輕於紙。儘被行商叫得休。

春曰如盆節浴故例予特左祖故頑者唯恐新頑者之不可回耳

湖曰以下皆大俗吏亦能化成雅調何等才思

枕曰新稿頃者有某某詩扇及文冊皆說其盛余為陳人故雖得之未信新稿之新但戀柳橋之旧耳今讀此首宛然如有響

佳節名存盃酒間。剪蒲采菊儘開顏。修他
 故例。沿新曆。戀舊人情未必頑。
 健啖誰非饕餮民。煖鍋風味趁時新。店頭
 山積。花如肉。黑牡丹。開不斷春。
 留連誰不惜春暉。紅燭青簾妓打圍。省事
 妙樓。兼旅舍。任他夜飲醉無歸。
 明月三分都下春。二分無賴屬佳人。可憐
 八百街。佳麗不及一橋風月新。

東原新咏

六

廿八字為二里之指
南車也
春曰為新橋佳人吐
氣柳橋芳街顏色如
土

春曰拆用舖名往來
自在非驚駭之才之
所能也

難學雙鴛雙浴遊溫泉此段未風流生憎
一片槽中板匹似星河隔女牛
傳信之機太自由片時萬里可周遊長房
竹杖真兒戲一線縮來全地球
相思宜寄是郵筒千里音書每日通鴈足
嫌迂魚腹陋秦雲渭對一鞭風
淺草門前滿路埃紅輪輾過軟紅堆鴛駘
千里何曾怪一日軒車百往來

千里軒馬車舖之名

春曰免作未何如
湖曰クソウツ即真
水耳填以舊僧都字
亦文人狡獪手段
春曰引光奴或為鼠
竊之媒是可畏耳

如飛雙脚健堪誇人力能通邇與遐貧若
馮瑗免彈鋏出門無客不乘車
井中汲取不憂枯石腦油廉水可輸越國
七竒今減一無人復說舊僧都
指頭一擦即燃犀誰復叩門昏暮來點火
爪端寧道吝引光奴是喫烟媒
石鱗玲瓏鼈甲光好磨宿垢浴新湯艷妻

春日糖糠換面或有下堂之懼矣

即曰一結翻案極妙

春日七字乃妙詩之妙用如此不知者以為理窟

春日一線行猶可但嫌他之字而行耳枕曰某氏之輩宛如勾欄中之人劍術之

東坡詩話

換得糖糠面。眉目生輝。肌肉香。

書生近視裝時樣。恰與衰翁態一般。山鼻

輕懸青鬃。少年花作霧中看。

覆頰輕羅薄似雲。養將氣息化春溫。益人

豈啻防傷肺。利口絨來塞禍門。

踏轉單輪。雙脚輕。軟紅堆裡。輾無聲。騎車

真個如支索。十字街頭一線行。

風雷叱咤不驚春。汗雨滿場吹軟塵。勝負

賤可以知矣

春日翻案絕妙二萬

複用更妙

即曰每翻案必驚人

是兄慣手

春日火宅見法華經

譬喻品唯恨下句不

以羊車牛車馬車等

字妝點之耳

春日蠶眠蟹行善語

良規並好湊合才非

素道以上不能

博他兒女笑。竹刀木劍太平人。

瓦斯燈點萬枝花。日暮街頭氣色加不比

漢宮傳蠟燭。青煙齊入萬人家。

護他火宅使安居。滅火水龍名豈虛。海大

恩波有餘澤。自今災不及池魚。

刺裁洋帟白於雲。活刷鮮明名姓分。欲識

泛交通內外。蠶眠字副蟹行文。

論皆高尚事皆奇。說與稠人廣座知。萬口

東坡詩話

即曰未句可以評此

春曰奇作傑作

即曰可与枕翁猿若

坊中有縉紳之句併

傳

枕曰中山其名不在

禹貢中謂之禹域抑

亦誤矣今以此詩觀

之則非禹域而八郎

也彰彰而明矣

春曰是禹作屬他何

如

又曰一大鍊紫他域

之不能動可見也

唯稱解頤妙不言善謔是良規

快談雄辯似懸河萬衆驚聞喚奈何休怪

人身猿是祖沐猴而冠古來多

八郎一箭取琉球奕葉綿綿七

百秋若道

中山是禹域舜天王出自何州

絕海艨艟後萬軍猴郎雄畧竟何勲豈知

今日雞林使也在聖朝鸞鶴群

壯矣觀光萬里遊互為賓主儘風流

仙槎容易窮東海不比尋河博望侯

分析知他心力勞檢將泉脈不遺毫

金生於水眼前事地價看隨井價高

民俗改良隨化移警官揭示仰無私

如今折半有明律道路人誰不拾遺

邏途官卒往來頻扶醉持顛看護春

無復喧譁殺風景觀花真是太平人

即曰老吏斷案

枕曰曩歲使西鄉氏

得志則朝鮮王入朝

可稱也惜哉

春曰金生於水即抑

水生金也亦一疑案

矣

即曰國家衛生之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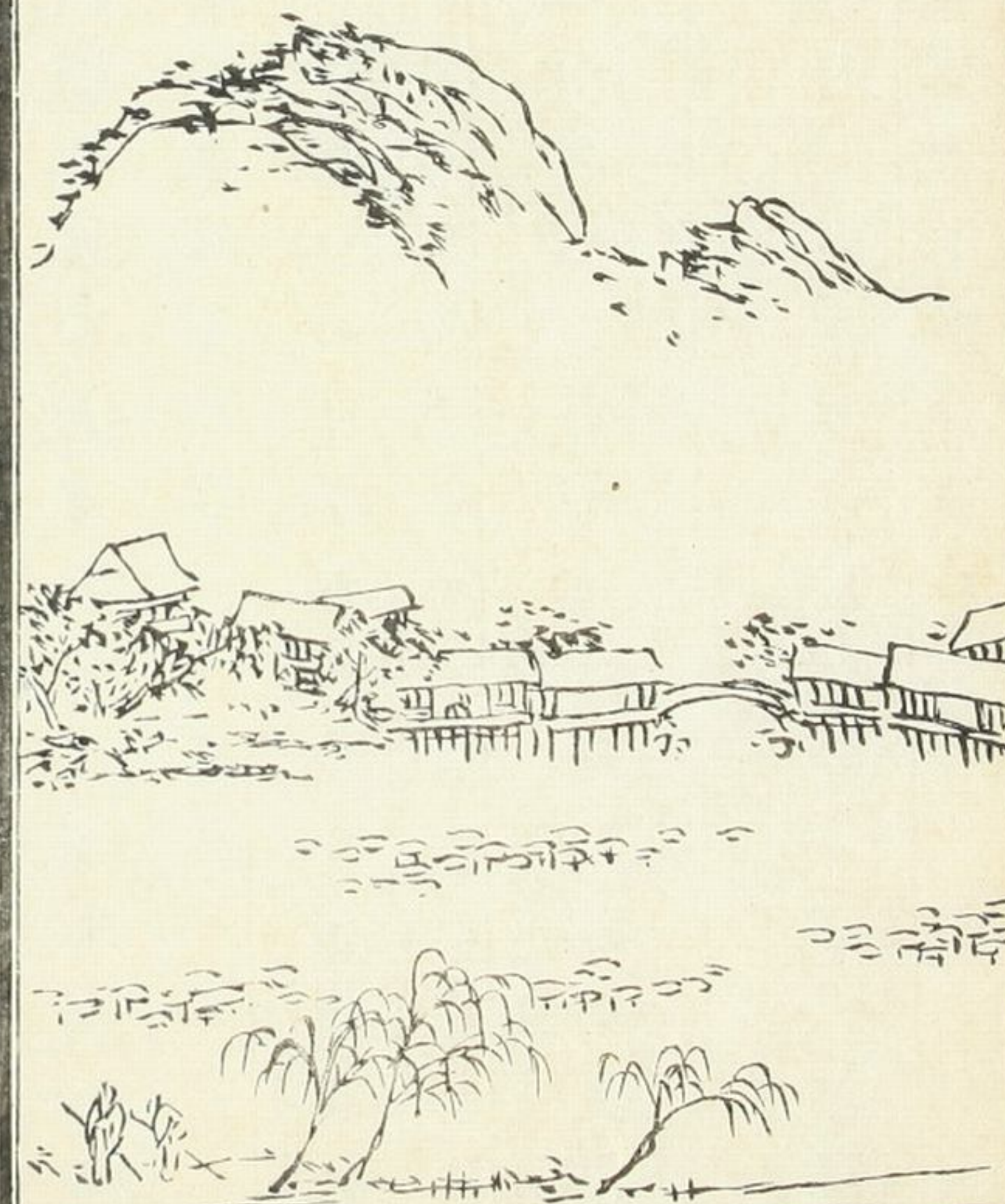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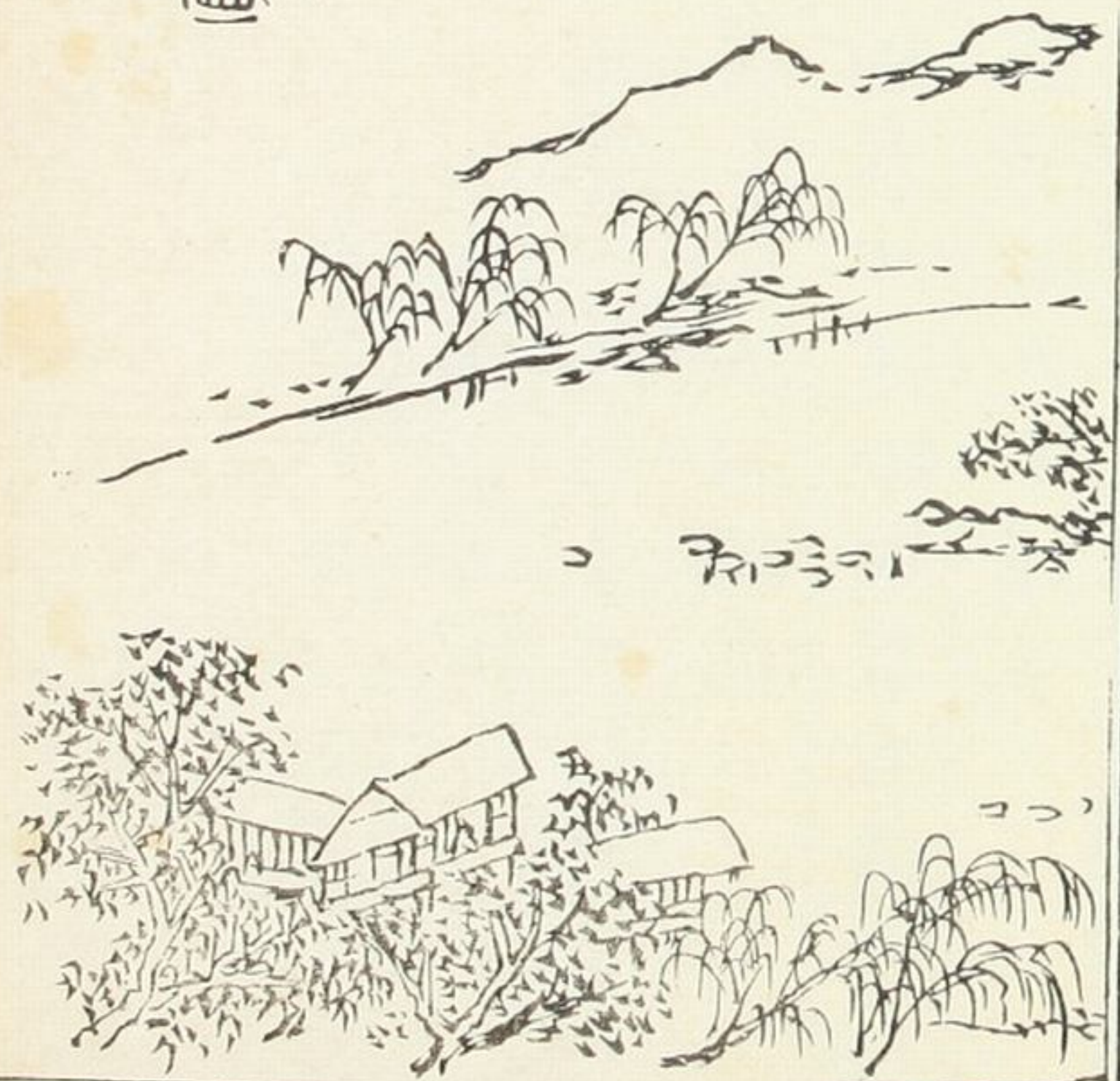
一何至于此

春曰折半之律時有

弛張一從民之便宜

也

不忍池小景
岩
致堂河宗
清濁
柳園亭



春曰予亦作湖上新
柳詞十數首此一首
已括之
即曰余住湖西三年
欲遍咏諸勝未能早
為老兄探驪珠恨甚
羨甚
枕曰都鳥沙鷗自古
費辨此首三四以地
決之誰復容喙
春曰吾老矣折一枝
不得章臺柳其如君
何

新栽楊柳綠初齊。橋影樓姿看欲迷。最是
湖天春好處。風光一半似蘓堤。
名篇想見舊風流。千古中郎迹尚留。今日
墨陀為洛水。始知都鳥是沙鷗。
豪遊士女興騰騰。兩岸樓臺涼可凭。好為
名區添勝事。墨江夜放白鷗燈。
藏嬌寧比野猫窠。四達縱橫萬客過。楊柳
章臺皆可折。路傍春色不堪多。

野猫窠見于近清人詩

春曰行雨多則檢梅
亦忙何暇能得護神
娥手一笑
枕曰近日劇魁團十
郎至于与公卿對坐
其舉堂比朝紳豈虛
語也哉
湖曰比作勝何如呵

劫後繁華感轉新。杜郎一夢已前塵。蕭娘
仙去紫姬嫁零落。金瓶佳麗春
梅院風流別有窩。傳他仙術護神娥。嬌紅
艷紫春無恙。一任巫山行雨多。
唐時風俗重梨園。勸化伎流看一新。優孟
衣冠誰復笑。李郎譽望比朝紳。
世情演出去來今。新劇誰知寓意深。陳套

又曰劍術之賤如彼
梨園之貴如此寫出
無遺使人欲泣欲笑
詩人之筆亦猶劇魁
之伎惜不使藕蘭上
氏一覽贈緋羅紗大
幘也

休談塞翁馬。人間萬事只黃金。

近日新富坊。所演有人間萬事黃金界
之一齣。本于歐洲新劇之意云

事事新奇。筆筆清警。是亦詩中開化於
人先占地步者耶。

己卯六月念日於七曲草堂之雨窓

鱸元邦妄批

畫家言画鬼易。畫狗馬難。作詩亦然。難
在真情實意。尋常委瑣處。此卷東京近
日景况。寫出巨細無遺。使讀者有身歷
親觀之想。筆墨靈妙至此而極矣。

己卯夏日 巖谷修敬讀

熙

余嘗聞一畫師之語
 曰僕系過五十不復
 作彩色之畫何則
 老來筆枯竟無完

潤但寫山水草樹
耳未甚感之詩
人亦然志未不可作
艱難之語也今後
此卷雖欲做之筆

無光潤不若使明
人擅美於詞情也

拙山大治厚識

盛
印

華陽長日書

（辨）

（印）

（印）

此卷寫出近日人情世態纖
 洪無卷可以當一部東京
 寫去恬美而富江物讀
 此排悶遊翫一訣
 正卯秀術最淺染地極
 山房
 松洲山人

（印）

東京新言上

十五

